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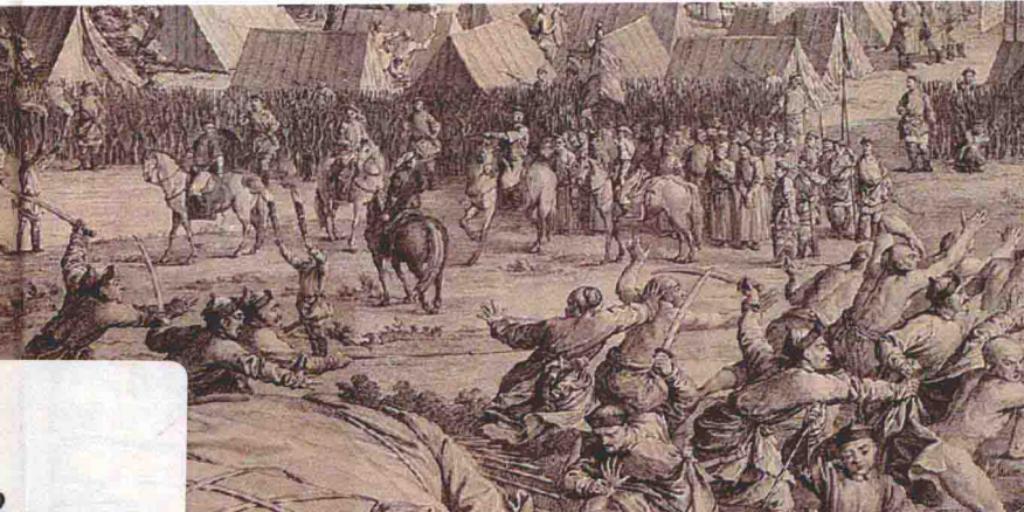
食
文
品

(增订版)

脉望夜谭

江晓原 著

上海
科学
技术
文献
出版社





(增订版)

脉望夜譚

江晓原著

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脉望夜谭 / 江晓原著 . —增订版 . —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17

(合众文丛)

ISBN 978-7-5439-7493-7

I . ① 脉… II . ①江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2484 号

总 策 划：梅雪林

责任 编辑：王倍倍

封面设计：右序设计

丛书名：合众文丛

书 名：脉望夜谭 (增订版)

江晓原 著

出版发行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：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 政 编 码：200040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9

字 数：151 000

版 次：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39-7493-7

定 价：36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前　　言

脉望者，书虫也；夜谭者，夜深人静之际娓娓闲谈也。本书为一爱书之人所述种种与书有关之逸闻趣事，书多稀见奇特之书，人皆与众不同之人，事皆亲身经历之事。笔者平生有两大毛病，一曰好古成癖，二曰不务正业，此固自嘲之辞，幸无不良后果，但在本书中确有充分反映。

“脉望夜谭”最初是我在《博览群书》杂志上应邀写的专栏，后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青眼，命集结成书，当时就用了《脉望夜谭》作为书名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共收 23 篇。

出版之后，我又有一段时间在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上续

写这一专栏，就取名“脉望夜谭·II”，又得 17 篇。

现在这个增订版，将两次“脉望夜谭”专栏文章合成一帙，共 40 篇。重新分类编排，不再受发表先后的约束，而是分为“诗”“性”“艺”“史”四辑。这样读者选择阅读时更为方便。

《脉望夜谭》以谈书为主，有时也兼及相关的人和事。所谈之书与人，都是当时并不流行或有名的。这种原则，最初只是因写专栏时追求特色，后来受到一小部分读者喜欢，时加鼓励，自己也感觉有些趣味，就敝帚自珍，延续了下来。

作为一个积年书虫，又过着学术生涯，基本上日日与书为伴。但读书之事，实有多种状态，不可一概而论也。

有时是读无趣之书，却不得不勉为其难，比如奉命审阅某书提交意见，或查阅研究资料中虽然无趣却又不得不读的部分。有时是替人读书，比如应邀、奉命、碍于情面——总之是自己答应了——评论某书，出于“独立书评人”的“职业道德”，当然也不能无原则地吹捧或贬抑，即便书不是我喜欢的主题或类型，也不得不耐心读之。

而《脉望夜谭》中的书，则全无上述情形，书纯属因

兴趣而读之书，文亦属因兴趣而撰之文。如此读书状态，方为书虫赏心乐事。

江晓原

2017年4月21日

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

目 录

前言	001
诗	
“花前白发风怀尽，不是销魂是断魂”	003
谁能只手评优劣，李杜曾经不入流	011
“卿为阿依歌瀚海，茫茫瀚海即天堂”	019
吴歌小史话当年	029
沉溺在白日梦中的小文人	038
《名教罪人》：雍正发动中国第一场大批判	046

性

在灯红酒绿杀人夜想到《金枝》	055
“难道真有人将它编出来了？”	062
《性史 1926》：八十年后重新审视	069
多妻的小说世界：关于《吝啬鬼、泼妇、一夫多妻者》	077
描述当头，观点也就在其中了	087
那部传说中的千年秘籍《医心方》	093
高罗佩和难睹真容的《秘戏图考》	100
高罗佩的欠缺和硬伤	106
性学视野中的戈登广场 46 号	112
戈登广场 46 号与中国的文艺缘	117
劳伦斯眼中的 K 和她的英国情人	122

艺

少年惊艳《梅花谱》	131
《嚎叫》：叛逆也修成了正果	137
一部奇书和一场虚惊	144

羊皮书上的一场科学史奇案	150
多情才子竟西行：戈革其人其书	158
“金学名票”之《挑灯看剑话金庸》	167
从《无限的清单》到《清明上河图》	173
《英雄》和它的分镜头剧本	179
智慧圆融《小世界》	185
刀锋行者：三观尽毁杀人夜	191
文学造假之不同于科学造假	197
泰坦尼克号上的绝世奇书	203

史

当了巴比伦王室的见习巫觋	211
朝鲜半岛之当年明月	218
近四千年前的《汉穆拉比法典》	225
1645 年的《西洋新法历书》	233
世纪末的《西方正典》	240
读史者当有其图：关于《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》	245
写书使人长寿：《从黎明到衰落》	251

埃及宗教学者笔下的哈里发	256
汪精卫伪政权揭秘：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》	261
里芬斯泰尔：影史奇人或纳粹余孽	267
百年重读《西方的没落》	272



诗

“花前白发风怀尽，不是销魂是断魂”

——关于《海藏楼诗集》

在 20 世纪上半叶，中国颇出了几个会作诗的汉奸，其中诗名最大的据说是汪精卫(兆铭)、梁鸿志(众异、仲毅)、黄濬(秋岳)、郑孝胥(苏堪、苏戡、苏龛)四人。这些人的诗作，通常都不易见到。

其中汪精卫的《双照楼诗词稿》我曾寓目。汪作为汉奸名声最大，但作为诗人，总的来说只是还过得去而已，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。姑举其《浪淘沙·红叶》一首为例：

江树暮鸦翻，千里漫漫，斜阳如在有无间。临水
也知颜色好，只是将残。

秋色陌头寒，幽思无端，西风来易去时难。一夜
杜鹃啼不住，血满关山。

无论从格调还是遣词造句来看，都乏善可陈，基本上属于无病呻吟之作。

梁鸿志的《爰居阁诗》尚未及见；黄秋岳诗只见过零

星作品，不过如《感事诗一百十韵》这样的长篇五言排律，概述清朝史事，倒是确有可观。

已经得到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社整理出版的，目前似乎只有郑孝胥的《海藏楼诗集》。

郑孝胥(1860~1938)之为汉奸也，以前清遗老而出任伪满洲国“总理大臣”，特叙勋一位，赐景云章，其“汉奸之路”与汪、梁、黄三人皆有不同。而作为诗人，他的成就可算是上述四人中最高的。



《海藏楼诗集》

郑孝胥被视为“同光体”诗人领袖之一，同时代人对其诗颇多赞誉。张之洞称赏郑诗，有“郑苏堪是一把手”之语(此处为“是一把好手”之意，非今日官场习见之“第一把手”之谓也)。金天羽谓郑诗“睥睨一世，正不必以辋川、四灵相比附，而自成为海藏之诗，足千古矣”。汪国垣有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，借用《水浒》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座次，品评当时诗人成就高下，给郑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号人物“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”。

郑孝胥诗号“海藏”，有些来历。在1923年之前，郑孝胥曾有很长时间隐居上海，筑楼自居，号“海藏楼”。表面上看当然是来自苏轼“惟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”之句。他自己诗中也有“四围山海一身藏，历落嵚崎自笑狂”等句。最能表现“海藏楼”取义之作，可举其《海藏楼试笔》一诗：

沧海横流事可伤，陆沉何地得深藏？廿年诗卷收江水，一角危楼待夕阳。窗下孔宾思遁世，洛中仲道感升堂。陈编关系知无几，他日谁堪比辨亡？

这年郑孝胥38岁，他正式成为汉奸，还是三十多年之

后的事情，此时的郑孝胥尚不乏忧时愤世之意，也有济时用世之心，一直在等待时机施展抱负。此年的另一首诗《九日五层楼登高》也反映了类似情怀：

市楼便是登高地，我辈方随行路人。一醉不辞中酒病，九秋还斗百年身。书来兄弟颜俱瘦，愁里江山事更新。红紫打围须未老，可能摩眼向风尘？

郑孝胥年轻时即崭露头角，23岁那年（1882年）中福建省乡试第一名，同榜中举的还有陈衍（石遗）和林纾（琴南）两大未来的名人。汪国垣说曾见郑孝胥早年有一首为他人题扇之诗：

山如旗鼓开，舟自南塘下。海日生未生，有人起长夜。

汪国垣谓此诗“凌厉无前，寄意深远，细细味之颇有刘越石闻鸡起舞之意”，信非虚语。但后来郑孝胥编《海藏楼诗》，却未将此诗编入。

这首题扇诗中的“有人起长夜”之句，牵涉郑孝胥生

平一件隐秘之事——“夜起”。在郑孝胥的日记和诗集中，“夜起”的记载和题咏经常可见，比如《中秋葫芦岛夜起》《六月二十一日夜起》等等，姑举后一首为例：

林暗幽光起，楼高碧落通。微风成独夜，凉月亦凌空。草草随残劫，纷纷谁长雄？死棋聊插手，吾道若为东。

夜深人静，不眠而起，自然思绪万千，感慨良多。问题是郑孝胥为何经常要“夜起”？以今人生活度之，导致“夜起”者，不外失眠、加班、洲际航空旅行后调整时差，后两项郑孝胥当年的生活中不会有；据其日记和诗集来看，他似乎也未受到失眠的困扰。那么他为何经常“夜起”？而且此一习惯在他周围的朋友中广为人知。

张荣明教授有“鹤知夜半：郑孝胥的隐秘情结”一文，考证此事颇有说服力。大意为：郑孝胥一直称自己是“白鹤转世”——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华典雅的意象，为此郑孝胥从不吃任何鸡鸭禽鸟之肉，表示“物伤其类”。而在古代的传说中，有“鹤知夜半”之说，谓鹤能够知道夜半时刻的来临。所以郑孝胥经常“夜起”并让此事广为人知，其目的和不吃鸡鸭禽鸟之肉一样，意在为